

十摇八摇义

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

话说炎宋兴，赵匡胤受了周朝的禅让，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大宋，是为宋太祖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传至太宗。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，神算军师苗光义，袖内乾坤算的准确，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，若是暴病驾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后来太宗垂问，那时可上那里去呢？苗军师跪奏：“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。”太宗忙问：“何处？”军师说：“就是临安，那里最好。”后来传至神宗、仁宗、哲宗、英宗、道宗、徽宗、钦宗，到了徽钦二宗，被掠北国，果然迁都临安（今之杭州）。

在徽宗时代，朝中有一臣，姓赵名会，官拜左班丞相。此人年迈，辞官不做，告老还家。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，有一弟名叫赵昆赵毓森，官拜八主贤王之职。赵会上殿跪奏：“臣因年迈，无力国事，恳请赦免残躯，回家休养。左丞相之事，拜求八主贤王替代。”当时徽宗允奏，赏食全俸带职还家。那赵会得了旨意，即时谢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细软物件，雇骡驮轿车辆，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。

他们走在中途路上，面前有座大山，正走山下，忽然山上一棒锣声，跑下一枝子人来。那群人到了山下，立时将道路给横啦，当时吓得赵会颜色更变。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有一山寇，看那贼跳下马来，身高顶丈，胸间厚，

膀背宽，精神足满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黑锅底，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，大鼻头，翻鼻孔，火盆口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四个大虎牙，支出唇外。逆鬃落腮的须子，形似钢针，好似铁线，大耳相衬长得非常凶恶。头戴青布软案巾，青布靠袄，月白布的护领。黄绒缎十字绊，青布中衣，登山洒鞋筒被袜子，青布裹腿，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。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，到了山下，说声：“孩子们把马接过去。”他当时跳下马来，一捏嘴唇，哨子一响，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来，高矮胖瘦，老少丑俊不等，各人手拿着各样的军刃，在山口里面，半出半入，止住脚步。就听那黑脸大汉口中说道：“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女眷也要钱；驾登九五从此过，留下人钱放回还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英雄刀下染黄泉。”赵会有一家人名叫赵顺，他上前说道：“山主您有甚么事情，容我报告我们主人知道。金银很多任您自取，不过家眷一层，是我家主人年迈，并无少妇长女。”那山寇一闻此言，哇呀呀的怪叫。那赵顺速忙来见主人，禀报此事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：“无量佛，好一个胆大的强徒，你敢断道劫人，待贫道下去，叫你知晓我的剑法利害。”那山寇一听此言，知道此人的利害，说声：“咱们走吧，剑客爷来啦。”说完他头一个就跑进了山口，那些个兵丁是滚的滚爬的爬，一齐的跑散。书中暗表，此山名为黑蟒山，山上聚集着许多的山贼草寇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大寨主赛太岁马彪，二寨主双刀将马豹，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，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之上，专在各处断道劫人。他们今天下山，巧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。因为赵会在朝为官，吃斋念佛，斋僧布道，广行善事，所生一子赵庭，今日回

乡，不想中途路上，碰见山贼，得有贵客来救。老家人赵顺上前拜谢救命之恩，并问：“此山何名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黑蟒山，乃是一股背道，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啦，今天是多亏遇见剑客爷，要不然那里了得”。赵顺问道：“不知剑客爷贵姓高名。”老者说无名氏，说完那位老者走去。他们这才一同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，老夫妻优养赵庭。

这一年，家中着了一把天火，虽然没伤人口，可是已燃烧了个片瓦无存，只好移居北院。赵会一想，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。这才令人取过文房四宝，立时写了四个大字，是僧道无缘，大门紧闭在家中隐居。将有半年，一日，忽然，门前敲打木鱼，梆梆的山响。老家人赵顺，在门房只当没听见。那赵会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来问道：“赵顺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吗？”赵顺说奴才不知，赵会说：“那外边有出家人化募，你问一问他识字不识字，那墙上没写着吗。叫他上别处去罢。”赵顺闻听连忙答应，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有一个老道，坐在蒲团之上，盘膝打坐，面前放着一个木鱼，到了切近可听不见木鱼的声。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三绺墨髯胸前飘摆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道袍，上绣八卦肩担日月，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风道骨。赵顺上前说道：“这位道爷您不认识字吗？”那老道一抬头，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。说道：“施主，贫道我到认字。”赵顺说：“您既然认字，您看上边写的明白是僧道无缘，您改门去化。”老道说：“施主您是贵家主人？”赵顺说我不是，我是管家。”老道说：“呕，原来您是管家，请您往里回禀，我一不化房屋地产，二不化柴米，三不化砖瓦，四不化木料。”赵顺一听说：“道爷您全不化，您可化

什么呢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就化您后宅的那位公子爷。”老家人一听忙说：“道爷您快走吧，我家员外斋僧布道，修下一子名唤赵庭。家中千顷就是一棵苗。”道爷说：“您给往里回禀，就说我不带走，我是白天修文，夜间习武，给你们赵氏门中增光耀祖”。赵顺一听遂说：“道爷您在此少等，待我到里边给回禀一声”。说着转身来到里边，见了赵会说道：“回禀员外爷，门外果然是位道爷，在那里意欲化缘”。这才将道爷所说之言，述说一遍。赵会一闻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知道他是何许人，既然要将文武艺传於我儿，长大成人也能光耀门庭。因此他主仆二人计议，就出门看，果然气度不凡，真有点仙风道骨，忙向里相请。那老道便将木鱼拿起，随员外往里而来。赵会说：“赵顺你可以代道爷拿着东西物件。”赵顺答应，几个人一同到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老家人将包袱放在桌子之上，走出去将大门关闭。赵会问道：“道爷，方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，我很喜欢，但不知您怎么个传法，还是将我儿带走，还是住在我们这里传艺呢？”老道说：“在贵府上传艺，可有一节，必须应我三件大事。”赵会说：“道爷，这三件大事，您可以说一说我听。”老道说：“头一件是我徒弟，在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，不叫你们跟他过话。那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许你们不学。第三件是您找一个厨子，要干净俐落，还得知书识字，单在我们一处，不许跟我们过话。我们用甚么，我给他写出单子来，叫您好预备。”赵会说道：“道爷您不用教啦，不用说三年啦，我到是成。我那拙荆，一天见不着都不行，何况三年哪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，不用您说，金打佛口出，要是我门徒，他自然的就成。那您将公子爷请出，我们一见。”赵会说也

好，便叫家人往里去叫公子去。那赵顺来到后宅，正听见屋中赵庭跟他娘赵门杨氏，在屋中说话。赵庭说：“唔呀娘啊，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，一定去到黑蟒山，杀死那些贼人，想当年若不是有位道爷，在山上念了声无量佛，咱们全家，都得死在那里。”赵顺一听说道：“公子爷外面员外有请，给您请来一位老师。”赵庭道：“好了，但不知是个俗家，还是道家僧家呢。除去道家我学，别的人我不学，你快给轰了出去。”老家人一听说有门儿，这才说：“公子爷，是一位道爷。”赵庭说：“好。”这才随他来到了外面书房。

家人高打帘笼，赵庭进到书房，正脸一看老道，师徒就有缘。他连忙上前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这厢有礼。”说着磕完头，直直的跪在那里。老道用目观看，见他身高六尺开外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。黑眼珠黑如棋子，白眼珠白如粉锭，皂白分明。鼻如玉柱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青色文生巾，白玉镶嵌。身穿一件青缎色文氅，内衬青里衣，白袜青鞋。道爷站起来说道：“赵庭。”赵庭说声：“在，师父徒儿在。”连忙站起。老道说：“待我按摸你的四肢，是我的徒弟，我才传授武艺哪，不是我可不传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哉，请师父你老人家按按看看吧。”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，右手一按他脖子，摸了摸他全身，说道：“员外呀，我这个徒弟管保给您增光耀祖，一定成名。赵庭啊我赐你一号，号叫华阳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很哉。”老道说：“赵庭，你必须依我三件事。”赵庭说：“不知那三件。”道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。”赵庭说：“成，我答应，只当我爹娘死了，但不知那二件呢？”老道说：“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准你不学。

不会我可真打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。可是徒儿我一学会呢，你老人家还打吗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我就不打呀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三件是甚么呢。”老道说：“第三件是白天传文，夜间传武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的师父，您也得给我留出睡觉的功夫啊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才拿过文房四宝。老道上来将要拿笔，赵庭问道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在那里学艺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就在这西隔壁。”赵庭说：“西边是块空地呀，那里怎么样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您随我来。”当下他们三个人出书房，到了大门以外，往西来到这块空地，遂说道：“员外您可以命人在此地盖起房来，要盖一所四合房，五间西房，五间东房，五间南房，五间北房。我师徒要是吃甚么，我写在水牌之上，挂在北房廊子上。他要问我甚么，写在水牌上，挂在南房廊子上。我们是以纸笔说话，不过一言，他要跟我说一句话，当时就叫他卷铺盖下工去。”员外说可以，他们说完了话，老道给指示好了，大家二次来到宅中，到了书房落座。

老道将毛笔拿起，在纸上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，又买木板四块，四尺宽一丈二高。东西南北，全是这个样的墙，方砖要三百六十块，大开条二百四十块，铁砂子要三十斤。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，交与了赵会说道：“员外您想此房必须多少日子交工。”赵会一听忙问道：“赵庭啊你可能与你娘亲三年不见吗。”赵庭道：“唔呀，爷呀那还不容易吗？就当是忘了娘亲了，我跟我师父学会了武艺，可以改换门庭增光耀祖。”赵庭又说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可是多咎在一处啊，我好学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那么请员外再预备书籍。我过些日子再来。”说完站起身形，往外走去。赵家父子往外

就走，到了大门之外，赵会说：“道爷您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。”老道说：“是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师父呀，但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就教八个徒弟，你有一个师哥，我还有那六个徒弟。”赵庭说：“但不知我那师兄是谁，他姓字名谁呀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名宋锦，号叫士公，别号人称抱刀手。为师我到处传艺，是量其材授其用。他住家山东济南府，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。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，住家辽阳州东门外，苗家集的人氏。姓苗名庆字锦华，别号人称草上飞。我与你收下四弟，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，姓白名堃，人送号水上漂。与你收下五弟，住家苏州府南门外，太平得胜桥张家镇。姓张单字一明，号叫文亮，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。我又与你收下六弟，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。姓陶名金号叫遇春，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。与你收下七弟八弟，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，那阮家寨的人氏，姓阮名通双字洪芳，别号人称钻天猴，实有飞云纵的工夫，平地能起两丈八的高。八弟名叫阮麟号叫弱芳，别号人称入地鼠。我与你教了一个大师兄，因为他不服我的教导，我将他逐出门外。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。别号人称青面兽。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。那李纲临行之时，他说：“师父我从此飘门在外，到处行侠作义，决不能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。镖不喂毒药，身不带薰香，您以后收多少徒弟，我也不管。可是有错我可就亮刀就杀。”左道爷说：“杀可是杀，我可要脏。”李纲说：“那是当然，”他由此走的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，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，三不准打把式卖艺，四不准结交莲花党，五不准拨门撬户，守为师我的规则。若

有失可小心你的大师哥，追取你们残喘。必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，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。”

当下老道把话问完，来到西里间。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，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，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，当面交与赵庭。又说道：“你在外行侠作义，可不准留下名姓。你还有两位师叔，可是两位僧家，远在边北。你大师叔广下惠，人称彻地腾仙。你二师叔上连下锁，别号人称陆地飞仙，是咱们八门头一门的人。”赵华阳在旁是连连的点头，将夜行衣交代齐毕，老道又说：“你要在外行侠作义，要偷那恶人的不义之财，可是事先须要访查明白。准是赃官恶霸，或是那不正之人，那时再夜晚前去，或杀他或偷其银钱，去周济贫苦之人。你在外不准小看人，目空四海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左云鹏又说道：“那么你到东院去向你那父母说明，我可要开头授艺啦。”赵庭答应，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。

回来在西院，看老道带来了两位文生墨客，一位姓张叫张久锦，一位姓龚，叫龚有忠，二位文学很好，为是传给他文学。张龚二位先生在西房，白天传他文学，夜晚老道传他武学。文学是午后传艺，武学子时以后传艺，赵庭学的很有进步。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，因为赵庭年龄已大，周身筋骨多已长成，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，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，每夜传艺。那东院赵会夫妻，在赵庭头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，看着他是双目落泪。赵庭说：“吾的爹娘可要将心放开了，不要想念於我，展眼数年功夫我便可学成。您可想得那年咱们路过蟒山，遇见那些草寇将咱劫住，正在紧急之际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佛，要不然咱们全家遭

难，焉有今日。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，他是世外的高人。我要将他放走，将来上那里来访明师。再者说，孩儿我学得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在朝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时调官兵围山寨剿灭草寇，也可报了此仇，请父母放心吧，儿我要告辞啦。”说完话他转身而去。这院老夫妻是放声痛哭。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的劝说，他夫妻才止住悲声。那赵庭在西院学艺是逢年按节，老道打发他到东院来看望他父母一次。赵庭到了东院拜见完了，三五句话是转脸就走，茶水不饶，又回到西院学艺。

书要简短，他整整学了三年的艺，功课已满。老道便将张文锦、龚有忠的束修给过。打发二人走后，使命赵庭去到东院，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，令他们看看。赵庭点头答应。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，老家人开门看，原来是公子爷到啦。只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，真是扇面的身子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，窄绫条勒帽口，鬓边斜插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红绒球，在那里是突突的乱跳。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，蓝缎的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纱包扎腰絮衬俐落，青底衣大叶子撇尖洒鞋，鱼白的袜子，青布裹腿，透出来精神百倍。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，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肋下配定一口刀，绿沙鱼皮鞘。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，青铜的吞口，青绸子挽手，往下一垂。赵顺说：“公子爷您这一年学得身礼真好看哪，想必是艺业学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对了，老哥哥呀，我已然学好了。”说话之间进了大门。赵顺将大门关好，主仆二人往里来，到了后宅院中。家人喊道：“主母，我家公子爷回来

了。”屋里的赵会夫妻，一听喜出望外。杨氏一听心中大喜，连忙叫他进来。主仆来到屋中，赵庭上前与父母叩头行礼。赵会忙问道：“我儿你与那位道爷，可曾学会了甚么艺业？”赵庭跪在那里说道：“我学会文武艺。”说着便将易经背了几篇，字音不乱。赵会一听心中暗喜，遂又问道：“但不知你的笔法如何，来呀笔墨纸砚侍候了。”老家人忙将四宝取了过来，华阳提笔在手，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姓。赵会一看，真比自己写得还好啦，足可以在朝为官。喜出望外，连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。令厨房预备素席一桌，“我要谢候那位道长，他替我累尽三毛七孔心。”老家人答应去了，这时赵会便带领了赵顺来到西院，亲身来请道长东院吃酒。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。厨子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赵顺说：“是我家主人来啦，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，要谢候他老人家。”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，连忙到了上房说道：“剑客爷，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，请您到东院去相谢。”左云鹏说：“好，待我就去，”说着话来到西房，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，暗暗放在袍袖之中，这才来到大门外。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，传授我儿，替我夫妻管教此子，真令我感激非浅。”左道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事一件，何用老员外客气呢。”赵会道：“仙长爷请您到东院用酒吧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到了东院。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，赵会请道爷上坐，老道说：“还是员外上坐吧。”赵会道：“焉有我上坐之礼，还是请道长，您不用客气，就请上坐吧。”老道请让再三这才坐下。赵庭也从后面过来，见了他爹娘跟他师爷。

赵庭说道：“爹爹呀，我在酒席筵前练一练我的武艺，

请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赵会说：“好吧，待我看来。”他心中所思，左不是弓刀石之类，遂叫他练上来。赵庭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将窗户支上。”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，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，将刀抽出，把刀鞘放在地上，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。此刀乃百刀之祖。那老员外赵会一看，他儿子练的成了刀山啦，不由暗喜连喝彩。少时收了式，赵庭又说道：“老爹爹，我还有一手绝艺，再请老爹爹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说着话他来到屋里，到北里间去换装。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是好，只有一样，他总有点作贼的形样，自己心中不明白。不由的看了看道爷，心中纳闷放下酒盅，低头不语。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，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，紧衬俐落背后背刀。他临出来之时，一长腰就躡出来啦。赵会一看就急啦，说道：“我儿你这艺业，是跟道长所学，你就不用练了，我心中明白啦。”赵庭看他爹爹面带怒容，遂上前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要生气。”员外赵会说道：“赵庭啊，这全是你师父所传？”赵庭说：“不错，是我师父所传。”赵会说：“好，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来，您是刨我们家里的坟来了。我以为三年功夫，您传他弓刀石。谁知您教他作大案贼。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，全是如此。赵庭啊，你就随着你的师父，你们爷儿俩走吧，不要在家里哪。将来你花惯了，再把我的高尚的家业花净，那你就占山为王啦。将来断道劫人，被官人拿获，用国家王法一催你，你招认了，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。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，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，你去你的吧，休要管我二老了。”赵庭一听连忙回到屋中，将夜行衣脱下，换了白昼衣服，又来见老员外，说道：“我的爹爹你不要生气，师父

也不要生气。”左云鹏道：“赵庭，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，不准你犯。你若是犯了一样，可小心你的命。”说完了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员外你不用害怕耽惊，赵庭若有大凶大险，贫道我自能前来搭救。员外呀，贫道暂且与您告辞。”赵会说：“赵顺，你随我相送道爷。”赵顺答应，主仆往外相送。赵庭说：“师父，可以在我家再住些日。”老道说：“不用啦，我走啦。赵庭啊你可小心，在外做事忠奸任你自为，可小心你的项上的人头。”赵庭说：“是，徒儿不敢胡为。”当下三人往外相送，赵庭是恋恋不舍。到了大门之外，道爷伸手拉了赵庭的手，说道：“赵庭啊，你要守住为师之规矩，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回头说：“员外，我徒弟赵庭，他今年二十有一，你看他印堂发亮，能够在外做事，足可以给你门中增光耀祖。”说完又叫道：“赵庭，你看你的大师哥来啦，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。”

赵庭父子往西一看，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，身高七尺开外，青须须的一张脸面，一脸的淤泥，汗道子挺长。细眉毛，圆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大嘴唇，小元宝耳朵，耳朵梢全干啦。只是两支眼睛一瞪神光足满，穿的衣服破旧不堪，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，成了莲蓬老啦。拖拉着两支破毛窝，手中拿着一根秫秸棍，走道自言自语的。赵庭一听，原来他说的是：我师父说我不成器，将我逐出门外。以后他老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师弟我全不管，可是他要犯了我们爷俩个的规矩可不行。那时我把他人头带着去见我师父。说着话从门前走过，往东去了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赵庭你再往西看，你那师弟来了。”赵庭与他父不由的全都往西一看，回头再看老道是踪影不见，就连那乞丐也无了影儿。

三个人不由大吃一惊。赵庭说：“爹爹呀，你看我的师父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得看咱们一回头的功夫，我师父与我师哥哥，就都没了影儿啦，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好，你且先进来。”当下他们主仆三个人到里面，赵顺关好了大门。赵会说：“儿呀，你且随我到内宅，见见你的娘亲。”赵庭答应，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。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，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，此话从何提起呢？”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你我命中无儿，不要强求，咱们只有赵庭一人，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头三年来一道人，说是传给我儿的能为艺业。三年已过，我以为他传授了他弓刀石，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，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，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。你我夫妻下世之后，他花惯啦，将咱家业花净，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，或是断道劫人。那时他为恶满啦，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，你我的死去的鬼魂，也要跟他担了骂名。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，叫他用吧。另外还有弓弦一条，钢刀一口，鸩酒一盅，一齐交给了他吧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他急忙跪倒尘埃，口中说道：“我的爹爹，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，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。您怎么就会知道我竟作坏事呢。为何赐儿一死？您是所为何故？”赵会说：“赵庭啊，我原想那老道传你正当艺业，将来保护朝纲，谁知那老道竟教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知道我那师父，虽然教给了我小巧之能，他可有规矩。我要背一背，你老人家听一听。我们讲的是杀赃官，灭的是土豪恶霸，敬的是义夫节妇，孝子贤孙。保忠良，爱好友，偷富济贫，不留名姓，此乃侠义之

风。”员外说：“赵庭啊，你就不用说啦，你今天将舌说破，牙根出血，你也是枉费唇舌，老夫我是要你一死。”赵庭一听这个话口儿太紧，遂说道：“爹叫我一死，我不能不死，我要是不死，落个不孝之名。您也不用開箱子，我师父赐我一口刀。”说着伸手拉出刀来，往肩上一横，就要抱刀自杀。那老夫人杨氏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我儿且慢，容我说几句话，你再死不迟。”遂说：“老爷，由其您在朝为官，忠心报国，在家是斋僧布道，才积下一子，为传后代香烟。”回头又说：“赵庭，为娘生养你，可是不易。你若忍心抱刀一死，岂不断去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”赵会说：“夫人，我今天是非要他一死不可。他如不死，少时我是抱刀一死，要不然我是喝鸩酒。因为他不死，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，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您先上前边书房歇一歇去，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，还不成吗。”正在此时，可巧仆人进来说道：“员外呀，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，请您赶快的去。”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，遂说：“儿呀，您父非是一定要你一死，实在是因为你学了武艺，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，才如此的令你死。”赵庭说：“娘啊，孩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，全都嘱咐好了我们，不准胡作非为。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，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。我有一个大师哥，名叫李纲，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。他专暗中监视，一作错事，他就给杀了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么而今之计，我也不忍你一死。你可以收拾了你的应用东西物件，前去扬州府，找你舅父去。他在县衙门里，充当班头。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，没人不知道。在那里先住着，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，暂且存身。容

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，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，你再回来。”赵庭一听，也只可这样。母子这才到了里屋，收拾好两个包袱，将夜行衣靠，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，打开后院小门，将赵庭送到门外。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：“娘亲大人，请多保重。孩儿走后，您千万不要惦念与我。儿到了外面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不可。”杨氏说：“儿呀，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。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。”赵庭点头答应，遂告辞扬长而去。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，这才回到了门里，回身关好小后门，拿锁头锁好，来到自己屋中，是放声痛哭。

不言他这里思子，且说那赵庭离开赵家庄，一个人顺着大道往西走。走的工夫大了，这个道路往西北斜下去了。看见一股小道，他又一直的往正北去了。他看见小道上往来行人很多，忙向一人问道：“这位老兄，这股道是上那里去呀？”那人一开口遂问道：“但不知你要上那里去。”赵庭说：“是要上扬州去。”那人说：“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一直道儿。那边有个姜家河口，那是一个大码头，那里姜家屯，上那里去的船只全有。”赵庭说：“借问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您就不用客气了，趁早的先去吧，到那里去也好打店。”赵庭来到了姜家屯的东村头，看见一家店，墙上写着“安寓客商”，那边是“仕宦行台”，横匾是“鸿升店”。赵庭到了店门外，口中说道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从里边出来了一个伙计，问道：“客官你住店吗？”赵庭说：“住店，你们可有上房单间有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请进来吧。”赵庭到了店中，伙计说：“客官，您要住单间，可以住我们柜房旁边吧。”赵庭说：“也好，我倒不拘。”说着来到一个单间门

口，乃是佛道门。伙计上前开了门，二人一齐进到屋中，赵庭便将包袱放下，见迎面一个大床，两旁有月牙桌，屋子还很干净，遂问道：“店家，我这东西，是放到我的屋中，还是存到柜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您就存到柜房吧。”赵庭当时打开叫他看好，点明白了，又包上，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。少时回来，问道：“客官，您是从那里来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从赵家庄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您从江南赵家庄来，是要上江北的赵家庄去吗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。”可是他私自一想，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呢？有此一猜想，便存一点心。那伙计便问道：“客官您吃甚么呀？说出来我可以与你预备去。”赵庭说：“随便的蒸食，你给我预备点吧。”伙计答应了出去，少时端了上来。赵庭用完，说道：“伙计呀，我几时走，几时咱们算账吧，该多少一齐的算。”那伙计说：“好吧。”当将家伙捡了下去。赵庭说：“你就不用来了，去侍候别人去吧。我用甚么叫你，你再来。”那伙计答应着就走了。

这里赵庭将屋门关好，原来他这个东墙与柜房是隔扇相截，那屋说话，这屋里正听。就听见那屋里有一个老头儿说道：“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师父学吧，将来学好了武艺，也可做个有名的事儿，出外行侠作义，到处有人欢迎。”又听有一个小孩的声说道：“我是要好好的学，将来我路入贼门，吃绿林饭啦。”赵庭一听，不由一怔。心说：这么一个小孩，能为武艺还没学好，先想做贼，真是年头赶的。又听那年老的说道：“你一说就做贼，那可不容易。”小孩说：“怎么不容易呀？”年老的说：“你必须先去见那个彭化龙，他外号叫金翅鹤子。是苏州府的马快，八班的首领，见了他，你还得有一手绝艺，叫他当场看明才成。”小孩说：